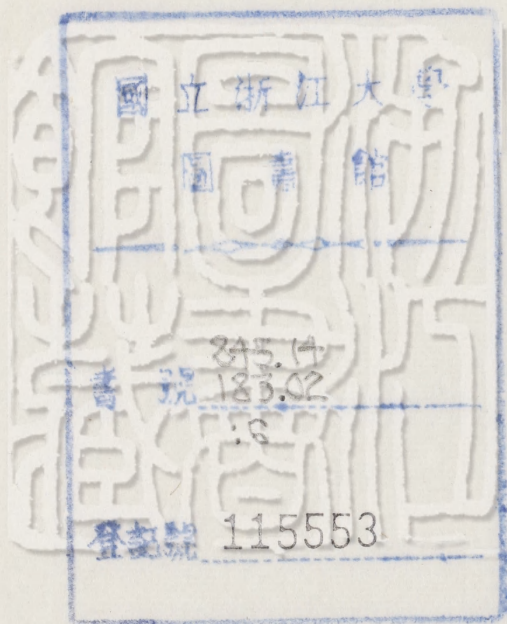


新加坡圖書館藏











元曾類纂卷第十三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
 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
 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九水之出於東南者
 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埭二陰濬十
 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
 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濬十有四通
 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而西隄東屬江者皆溉之
 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



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惣之溉山陰會稽西縣
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巴蓋田之
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臺口斗門
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慶斗
門曰新蓮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
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
流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
蓋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
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
亢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
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以符之開二十七戶慶

曆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官不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
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世更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
于治平之間盜湖為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
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直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
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江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
能十餘丈每歲必雨田未半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
來入爭為湖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
者杜祀則謂盜湖為田者杜祀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
動州縣而斗門戰鼓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
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
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鎗葭皆納于州水盜則遣官

視則而謹其閑畿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
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
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其
聖則謂每歲農隙當使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
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畏縣刑獄督蠶賞罰之張次山
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
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
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溢隄使高一丈
則雖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
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
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天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

而益得壅水使高則水之患城郭廬舍可及也張伯玉
則謂湖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
九歲然恐三起之日浮議外務役夫內瀆則雖有智者
猶不能知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得使高八尺當一歲
畢其竹木費九元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
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三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
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宣德
三全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特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宣
德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其
著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至于五萬刑有杖
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

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
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
孟顛不聽又求休寧湖為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談
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三
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盛錄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
廢者後或以區區之地嘗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
國自三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
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
錢鈔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
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不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
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是

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制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
鄭國之役以謂是以疲盡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
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
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一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
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矣
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
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蓬壺
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
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
可知其所以然乎少謂湖不又復者曰湖田之入既無
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

湖下之田旱則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觀也使湖蓋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觀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決濟者曰益隈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又敗城郭此護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濟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隈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

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地永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
發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實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
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
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
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九千為日幾何欲知增饒竹木
之膏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既塗積之何所又已
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搢役夫內積則不可
以又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枚舉論而考其可否用其
可者而以在我者濶澤之人言又行法必舉則何功之
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華初蒙恩與判此州問湖之
慶與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而於

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梁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
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大計議者有考
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是童子入批閱讀書遂贊名入翰苑
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群
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
是為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
十餘年帝以文學道以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冊命
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真
宗之在天下無事六輔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石土山

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
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
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
不窮而不知之得於內者何也及得公所為類要上
中下秩摠七十四篇九若干門皆公所手執迺知公於
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
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
之序錄皆披尋細繹而於三材萬物變化情偽是非
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
在此地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
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

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
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階
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 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
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寫
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
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
之節文可謂微且久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
者又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于戈於
樂則必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惰矣其於家有藝於

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
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
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
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
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
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尔若夫三才萬物之理
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
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
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
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
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

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宴者
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
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
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虛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
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
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
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
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宴者豈不難哉此
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
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

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闕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為撫州司法參軍余為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之遺骸葬之余為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為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為司法代去其後

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為袁州判官已死
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為四十卷自蘄春志京師屬余序之
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
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為余出也又
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
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
為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
八九歲未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
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為之評其
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
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蒞席人各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志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又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

稱引况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
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薦於相先非世俗
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
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
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
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旁
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
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
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
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
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群黨亦往
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為是州除
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圉
多空而抱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
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遶榭登
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蓉菱荷湖波渺然後舟上下雖
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馮物亦拙者之適也通
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
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
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

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為畜則至治之在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豢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繫于庭至周卒為女禍蓋龍之為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寔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又有遊于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群於羞物故臣敢刻勅書祝辭于石以俟臣鞏謹序

叙盜

盜三十人九十五發孫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
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九應死者十有八人餘
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
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等與
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名別其九若
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九若干發者又別之以
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為三與吳慶吳道
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湯慶之族屬以及十
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為之註
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

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蕩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異持錢無告糶之所况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蓆以自託於壤隄毀墀之上士有饑餒之迫無樂生之情其憂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賈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且之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自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盜食之既足藁之既明則為盜者知耻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

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得不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書與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

勢其文亦數千言尋以顧余讀其文誠闕壯雋偉善及
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
生固可謂魁竒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叅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
曰余之知生既_謂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
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
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
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
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因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
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
耳愚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笑使生持吾言而

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
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
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
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
蘇君以為何如也

元豐類稿卷第十三

湖廣圖書館藏

湖廣圖書館藏

卷之三

元豐類書卷之十四

序

送傳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傳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若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
 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志不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
 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亡心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
 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
 令温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牲子謂向老學古其為
 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
 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慶夫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
 而易彼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壽云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
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
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
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物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窮
履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序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
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
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日辭事
其虛徒御嚴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
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亦乎山墟林莽
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之

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
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一去乎深山長谷
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
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
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
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
其意邪不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
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
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
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
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
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
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群
之所抵觸衝波急湫噴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
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
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
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

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
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
次升降之倦變冒之虞無有
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
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
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將覽非
著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斲事
專慮致訪職事以宣上恩而

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又
其邑都坐其堂道遠所
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
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
望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
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
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者
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
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
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
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
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

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對木果蔬五穀之產
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
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欲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
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云圖
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
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嘉
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叙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

見之

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

其行亦然其久亦堅其讀書

為辭章日盛從予游三年

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

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

亦邑也子之行問道之勞細
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
不息至乎爾也苟為一從王
一遠焉雖不息矣不至也
子也好問聖人之道亦如且
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林林知柳州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
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
父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
為不足事其逆自慮如此
故其至皆傾搖解弛之憂
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
爾不然何自哉與中國通
已千餘年而名能無循其
民者不過數人邠故越與
閩蜀始俱為夷閩蜀皆已
變而越而高陋豈其俗不
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
教之意也

民之不辜也已彼不

知縣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亦百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

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北獨優優其風氣吾所諳

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君不中適其節未嘗有疾苟遠鄙

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之匹之羨果有嘉子龍眼蕉

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

之酒醕皆絕於天下久少聞之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

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以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

人為一鄰一縣其德義惠愛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

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人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

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地人滌其陋俗而歐於治

君閩蜀上無不幸之數世舉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

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類然適於衆人者不能也官
於南者多矣子知其材之類然適於衆人能行吾說者
李材升而已材升又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
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
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遠勝
之便可勝道也夫其效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
鎮守臣不勝任為政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言乞
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
道雅與子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

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言驢之載若
潭事多矣或合教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柔
不衆且健也然而卒熾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
克者相重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
寇可以爲無事龍象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必
致之雖合教道之兵以數萬平鐵焉遼寇耳况致平
邪揚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六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
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如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又
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八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
與書之云者異邪子夏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注
時潭吏與旁近郡勦力勝賊也果骸者戮降者有之今

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而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
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心近侍臣使撫胡潭者即吏
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論其空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
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
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尚可公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六
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出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
即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目其
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肇序
送王希序字潛之

曾慶曆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
吾耳以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後之游四年間

羣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
數游而久乃去者六茲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為龍沙
沙之涯為漳水水之西涯橫出為西山皆江西之勝處
也江西之州中九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
最正且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
與為樂也况龍沙漳水水涯之陸度人家園林之屬乎
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為樂可勝道邪
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
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於是州而游於是
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曰而作
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笑而潛之又遽去

其能不憮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子能不言於
吾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矣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
相鐫切邪眎吾言不足進也眎可進者莫若道素與將
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潛之
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
或薄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
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
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
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

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克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爲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比自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尔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汲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

庶幾存其礼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
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
之所以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材卓然可
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
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
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為守不
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
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
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

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難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眎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不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

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仕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小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

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偕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旣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後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

其教有可教之僭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
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
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
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
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
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
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
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
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
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
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

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
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
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
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今也
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徃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
求于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
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
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謝司理寺序

君子之於德澤誼行大有為者也於為之也有明而易
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慙心度號令因造損益淳雜出

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
趣舍之際耳無深閔復鑿空壙奧屋為之掩覆也泊然
莫能負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
知微知章章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言
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績績密也
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微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
苟為無畫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為者也能見其事業者
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密之而已

元豐類藁卷之十四

浙東圖書館藏

元曹類彙卷之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
 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
 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又相表裏其仁與義為焉
 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間與實卓卓然軒士林外
 雷霆震而風飈馳不淨也則其謂之大賢與寧環等高
 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
 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
 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驅駕塞路

元曹類彙卷之十五

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也舍
是齟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
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節藻續以誇詡增刪法以
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為
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為而况百姓之蚩蚩乎聖人
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于鈞也耗矣哀哉
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為己任者時能救而振之乎嘗有
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
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
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躋駁
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

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願流俗之
能卓然以豐道扶教為已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
不與高明獨援推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
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
於已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歸退
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
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
將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話而托
筆者也筆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
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允近嘗自謂於聖
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

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攀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
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
其踈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
者乃敢曰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
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
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闊
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
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
爲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已長
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
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允近矣若其以庸衆

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觀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迭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畧其外可也干晚清重悚又悚及不宣鞏拜拜

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時及物為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且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擬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亦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

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鞿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
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鞿無
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鞿罷之初
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
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携老弱而東者曰其
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
得水漿藜糗竊言日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書則奔
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
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
涵養而獨不識撥糲_加未辛若之事日暮有衣食之給
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籍世德不蒙矢石備

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十長業乃以詩
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
能盡辨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太者焉今雖群進於有
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
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采又有
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
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
慰矣此事層層不足為長者言然辱變幸之源不敢自
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觀執事知輩居之何如所深念者
執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日
又贈序引人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輩得

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已之深懇惻不忘况大賢長者海
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下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
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
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既
廣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改
不自力於進脩哉日夜克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
亦為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山已意無有師法觀
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疎賤之光明
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
力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焚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
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

不得曰文於几筵之側聖教誨誥講畫不勝馳戀憐之
至不宣肇再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為事二曰急
裕民之為事三曰急力行之為事一曰急聽賢之為事
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
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行其道於
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益
也苟有為猶膏肓之不治譬癘痺之老也以古今治亂
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
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試請行之其心既果也然

後可以有為也其為計雖遲其成大効於天下矣速欲
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
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
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
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
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博太子謀不以聖人之道導之
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不極而止也則望之不
得無罪焉為太子責備於師博不在其責也則責備於
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然矣世賢士上忠
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處而處也於事之
益損張弛有矣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

又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
而為之則如勿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
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
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為事夫古以來可
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
不安也天下為一始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
兵佛老也曷削之則怨且矣是以執事望風憚言所以
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為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
而肄武適入而為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為者舊
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矣而易行者也則又量
上之用而吝其費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末利可

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
歲而為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為大憂乎他議紛紛非
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
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為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皆不為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惇理甚矣故官
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
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况民之沒沒與一有駭
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為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
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矣夫懼怠夫自勵近
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
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鮮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須

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
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恥
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九此三
務是其寤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
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字
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孳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
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孳者必不
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
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
邪况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孳者
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為蔡孳士道之蔡君深信

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隣鬪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
感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
猶曰王度幾改之則又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
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
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且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
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
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無意於物也况鞏於元生師仰
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幾一四言也顏賜之宋釋以其
意妙施焉鞏閑居江南所為又無媿於四年時所為施
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細弟妹
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奉况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

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湏詠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
遂弃而不顯則望以充父世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
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揚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
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夫賢師
長之鑄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
興夜而息欲湏史愜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
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為相其無意於鞏乎故附所作
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因以歿其行
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僑
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資其子
孫則幸甚幸甚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

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
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
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不可失也
先生儻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
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鞏之非妄也鄙心倦倦莫
大氏雖於此其言可得而具邪不宣鞏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
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
已賀之誠當也願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
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

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庸人以已
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
則賢者又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
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
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
已書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書
白而信也則當參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
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以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言之
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
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
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發暮相親未聞

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辨之可也晏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變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矣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欬噫自漢降矣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矣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

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輩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蒞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輩之非妄也

上柱相公書

慶曆七年九月日南豐曾鞏拜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
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是
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
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
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與卒之為
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
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
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
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
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

大夫各得在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
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
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
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
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
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
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
壽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
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
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遍曰
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

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
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
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二大節可道蓋而
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或數
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
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還於朝雖然邪者惡
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
用於垂宰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
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
為里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
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亦苟且以起百官畏敬之

聖華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度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筆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言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而出與三代漢唐相伴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及復議而更張廢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

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湏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筆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捨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

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蓋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又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

于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
得之者欤甚矣其難也若輩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
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
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龍濯漑以持其志養
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讓者得已哉又懼乎
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廢幾也嘗聞而論天下之
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
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矣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
未有過閤下也故閤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
非之君子非之而閤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
而閤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

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
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未盡者邪夫賢
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輩者哉故頌聞議論之
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
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
者可謂衆矣使輩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
亦閣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為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
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
而曰自叙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輩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

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馬凡民之平曲直者之馬辨利害者之馬為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吏之事也為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三省隣部之政相聞善相移者又未嘗間焉其亦煩矣執事為部使者於江西鞏也幸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難諷也敢質其為士之事也鞏世家南豐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婦人者效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又笑遇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鞏也與諸弟循橋居之又欲李

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未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适未言曰進也執事禮以娛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這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尚自思曰鞏材鄙而性野其敢進也歟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為一人行不為一人廢為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以其為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

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歛
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
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雪
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蔽威列之乎公卿微官而不
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
不為大天下吾遠萬世吾異而不為疑也其然也豈可
剪然而為潔焯焯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
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君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
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
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具其邦之
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剪

翦然而已矣。媿媿然而已矣。豈其所級。及為我輩。方恨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馬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必賜省察。不宣。鞏再拜。

與孫司封書一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懷智高未反時。已奪邑。邑地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邑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災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

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
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
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曰猶力守南
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曰
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
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寢則豈之禍又不發
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又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
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
所寵贈南兵以耒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
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
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

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
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
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
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
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
下有賊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憚苟且
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
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隨宗旦非
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登告
之矣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
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

元豐集卷之五十五

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慮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空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皆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謬

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三獨出以其親道則其
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
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
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頃吏之聽尺
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
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
不宣鞏頌首

再與歐陽舍人書

鞏頌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畧曰鞏
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
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知此人

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
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
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為御史居京
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
言者三四猶恨筆之不即見之矣則寓其文以未嘗與
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愧百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
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又魁閎絕特之人不
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
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擊汲
汲言者非為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
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輩之淺欲滯地而先生遇其

懼已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蓋出於死生之門以為
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采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
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一不宣謹再拜

元豐類藁卷之十五



御書藏

11555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